

清代臺灣鯽魚潭及其相關詩歌探析

曾玉惠* 陳曉怡**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摘要

清代臺灣縣境內之鯽魚潭，名列臺灣傳統八景之一，自康熙至嘉慶之間，為文人騷客眷愛的旅遊景點，並流傳下大約 22 首的古典詩歌。本文第一階段根據清代臺灣方志中對臺灣縣「鯽魚潭」的記錄，配合清代以「鯽魚潭」為主題的古典詩歌，加以比較討論，以期能呈現出這座清代名潭的風貌。第二階段則以 22 首古典詩歌為研究文本，就其內容分析其創作內涵與創作表現。本文希望能搜尋出清代方志與詩歌作品對自然實物書寫的不同，以及自然景物在詩人創作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並分析出作品的表現型態，以期對臺灣古典詩歌有進一步的了解。

關鍵詞：清代、鯽魚潭、臺灣縣

壹、前言

山水寫景詩一直都是臺灣古典詩的核心主題，創作的數量豐碩，推究其原因，在於來自內地的官吏或文人早期一直是主要的創作族群，對這些人而言，被譽為「福爾摩沙」的臺灣島，在地理景觀上條件優異，使人眼界一新；政治上，臺灣身處邊陲之地，遠離政治權力中心，具有書寫能力的詩人，過著比較優逸從容的生活，公事上的負擔較輕，也較有時間遊山玩水，並由此賦詩。第三，清朝文字獄迭起，使創作者有所諱忌而轉而將注意力才思專注在自然景物以避禍，也是主要的原因。(註 1)而當臺灣本土的科舉社群形成後，深受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影響與薰陶的臺籍詩人，又不自覺的提筆模擬前輩傲嘯山水，吟詠賦詩的習性，故作品迭出。(註 2)

清代臺灣縣境內之鯽魚潭，一直為文人騷客眷愛的著名景點，康熙年間的林慶旺〈東湖即景〉有「東湖今作西湖賞，也許騷人極目看。」(註 3)，乾隆年間的陳廷璧〈鯽魚潭〉直言「臺陽好景真成畫，幾度騷人取次探。」(註 4)，對這樣的情形做了說明。而據劉麗卿所製作的「清代臺灣八景總覽」表(註 5)，鯽魚潭名列臺灣傳統八景之一，被

稱為「龍潭夜月」。自康熙 59 年(1720)王禮、陳文達的《臺灣縣志》將「龍潭夜月」稱「臺灣縣六景」始(註 6)，乾隆 7 年(1742)劉良璧等《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列為「臺灣縣八景」(註 7)、乾隆 17 年(1752)魯鼎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列為「邑治八景」，此時改稱「鯽潭霽月」(註 8)，數度入選方志名景，可想當時盛況。

江寶釵博士指出，清代考據之風，也影響自然詩的創作，優秀的山水寫景作品，不僅結合「寫景與圖貌」，還外加臺地各種風土知識，在「客觀準確的寫物裡寄託個人情志」(註 9)。我們將在本文中根據清代臺灣方志中對「鯽魚潭」的記載，配合清代以「鯽魚潭」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加以比較討論，希望能呈現出這座清代名潭的風貌。

貳、文獻史料中的鯽魚潭

(一)、名稱

鯽魚潭的形成根據《永康鄉志·建置》的說明「全新世大湖海侵期時，台南台地為一小島，與新化丘陵隔大灣海峽相望，大湖海退期時，海水後退，大灣海峽大部形成陸地，部份則成鯽魚潭。」(註 10)，這段文字追溯到遠古時期，鯽魚潭附近皆為海域，稱為大灣海峽，後海水漸退，方有鯽魚潭出現。

康熙 35 年(1696)高拱乾《臺灣府志》提到「鯽仔潭」之名，稱其「在永康里東南，周圍大十里餘，深不可測。潭生鯽魚甚多，歲有稅。」(註 11)，可知最早的稱呼為「鯽仔潭」，以產鯽魚多而得名，符合民間稱呼地名的習慣。另《臺灣府志》(註 12)記錄康熙 34 年(1695)來臺的詩人林慶旺曾自註：「臺灣東郊有鯽仔潭，今改名東湖，文學吟詠頗多」，為何稱東湖，《永康鄉志》以為「以位在府城東方得名」(註 13)，而清康熙 54 年(1715)臺灣縣詩人李霽曾為詩，題名為〈龍潭夜月〉，清康熙 59 年(1720)修訂的《臺灣縣志》就將鯽魚潭名列「臺灣六景」，稱其名為「龍潭夜月」(註 14)，而乾隆 60 年(1795)所立的〈龍潭橋誌〉則寫道：「中產鯽魚，里人名曰『鯽魚潭』。厥後郡守蔣公偕鎮道汎舟，觴詠其間，覽其勝境，更為『龍潭』。」(註 15)，乾隆年間的臺灣縣詩人章甫所寫的〈鯽潭月夜泛舟〉，作者自註：「琴川蔣太守結彩亭于舟上，名江上水心亭。」(註 16)，蔣公即為蔣元樞，乾隆 40 年(1775)來臺任臺灣府知府，如果根據李霽的詩則最遲康熙 54 年(1715)已有「龍潭」之名，故〈龍潭橋誌〉所言「更為龍潭」，絕非乾隆年間方有「龍潭」異名，可能是作者誤記，或可能是官方文書正式將民間俗稱「鯽仔潭」定名為「龍潭」。

而稱「龍潭」之原因，乾隆 17 年(1752)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稱其「一名龍潭，早時禱雨於此。」(註 17)，《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寫著「有司祈雨於此，又名龍潭」(註 18)。《永康鄉志》以為「一稱龍潭，為堪輿家所稱府城地龍所在，又為夏旱禱雨處得名。」(註 19)因此為何稱龍潭，有早時祝禱與風水地脈兩種不同的解釋。

清代舒輅於乾隆 5 年(1740)來台，僅滯臺一年，其詩作〈喜雨紀事復張道長〉中有言「龍潭祝水步初卻」(註 20)而清代張湄於乾隆 6 年(1741)任巡台御史，其〈喜雨有作〉開頭首句稱「龍潭一勺水」(註 21)，可見「龍潭」之名，流傳既廣且被普遍使用。由此

可知鯽魚潭很早就有四個不同名稱；鯽魚潭、東湖、鯽仔潭、龍潭。

咸豐 2 年(1852)陳淑均的《噶瑪蘭廳志》錄有蕭竹友寫的〈陽景三絕〉，詩前三序言「龍潭印月」為「陽基八景」，而載明遊覽的年份為嘉慶 5 年(1800)(註 22)，由此可知，噶瑪蘭在嘉慶年間，有一景點亦稱「龍潭」。《鳳山縣采訪冊》提及「鯽魚潭(俗呼潭底)，在嘉祥里，縣北四十六里，周八里許」(註 23)，可知鳳山縣亦有名鯽魚潭之地。光緒年間鍾天佑的「恆春八景」詩中有〈龍潭秋影〉，附有說明「南門附郭」。反映出臺灣地區民間於稱名時有習慣性，而稱潭而冠以龍字，則有稱讚其景優地靈，神龍亦欣然入住之意，故使用較為廣泛。

(二)、位置、方向

乾隆 12 年(1747)范咸的《重修臺灣府志》：「鯽魚潭：在縣治東北一十里。」(註 24)乾隆 28 年(1763)來台的鳳山縣教諭朱仕玠有〈鯽魚潭〉一詩，首句即言「府東萬丈潭」(註 25)，言明潭水與府城的相對方向。乾隆年間的臺灣縣人陳廷璧亦有〈鯽魚潭〉一詩，其中提到：「共許尋幽到鯽潭，茫然一帶注東南」(註 26)，而標誌乾隆 49 年(1784)所寫的臺灣縣人章甫〈遊鯽魚潭記〉一文，提到「臺，古赤崁城也。背山面海，形勝不一。而搢紳先生、騷人墨客登臨嘯詠，則距城東北五里許之鯽魚潭為最。」(註 27)，則言距離只有五里許，乾隆 60 年(1795)的〈龍潭橋誌〉則提到：「郡城之東十餘里有潭焉，廣二百餘丈，長倍之，水逶迤自東南來」(註 28)。《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則寫著「在小東門外」(註 29)，可知鯽魚潭在清代的位置為府城的東北方，距離則遠近不一，或者是湖面大小有所變化，亦或文人書寫有時並不講究精確，只是大略的說明。

(三)、大小、範圍

康熙 35 年(1696)的《臺灣府志》：「鯽仔潭 在永康里，周圍大十餘里，潭生鯽魚，年有徵稅。」(註 30)，據乾隆 12 年(1747)的《重修臺灣府志》則提及：「鯽魚潭：在永康、廣儲西、長興三里之界，延流三十餘里。多生鯽魚，年有徵稅；三里藉此灌田。」(註 31)，道光年間的《臺灣采訪冊》提及「修而不廣，計長可二十餘里」(註 32)。《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則為「廣袤三十餘里」，兩份文件皆提其「修而不廣」(註 33)，但不明其何意，似為其形狀為長條形，而非圓形。

《永康鄉志》以為「為南北長，東西窄，成布袋形，周圍大十餘里的湖泊。」(註 34)，從以上方志的記錄，可知潭面的大小，歷代都有變化，形狀也不一定。

(四)、潭水變荒埔

康熙 35 年(1696)《臺灣府志》記載「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春天，潭水枯竭，據舊志記載，『此潭為臺巨澤，從來不竭；至是涸幾盡』」。(註 35)但並未清楚說明是水道改變或是天旱無雨之故，但由此可知鯽魚潭早年水量大，魚產豐富，漁業發達可知，但何

時潭面縮小，成為荒埔或農田。乾隆 6 年到 8 年(1741~1743)僧喝能在臺，其詩提到「野迴天空水淼漫，銀蟾瀉影出雲端」(註 36)，乾隆 28 年(1763)的朱仕玠如此形容潭水，「府東萬丈潭」[「百泓沸重幽，膽破下臨黑」]「勿輕鬢鬣微，溟漲迫脅腋。會當雷雨交，騰蹕安可測。」(註 37)乾隆 60 年(1795)的〈龍潭橋誌〉：「渟泓浩淼，實臺地一巨觀。」「龍潭上流為東西往來必由之經。冬春之時，潭水少汐，可以厲揭；夏秋之際，漲滿無涯，行旅病焉。」(註 38)，可知在乾隆年代潭水量應還很豐富，規模應該也很大，《重修臺灣省通志》提及「道光二十年以後潭面漸為淤塞而成荒埔」(註 39)，《永康鄉志·產業志》提及「道光六年後 鯽魚潭逐漸乾涸 形成一片田野附近居民亦由捕魚改為農耕。」(註 40)，《永康鄉志·建置志》記載「道光 2 年潰隄南流後，以蜈蚣潭溪為源流。」(註 41)

而詩人描寫鯽魚潭風光的文學作品，最晚出現的大約是嘉慶年間臺灣府學諸生陳登科的〈春日遊鯽魚潭〉(註 42)，因此大概道光 2 年(1822)潰隄後，已非舊日景觀，不復為勝遊景點。

(五)、潭邊民居的規模

康熙 34 年(1695)左右來台的林慶旺提及潭邊居民聚集的情況：「萬戶燈紅居似織」(註 43)，「萬戶」之語反映出當時鯽魚潭邊人口不少，乃繁榮發展的地方，臺灣縣人章甫於乾隆 49 年(1784)所寫〈遊鯽魚潭記〉提到「遙望岸東一帶，間有燈光點點、半明不滅者，約幾十戶。漁翁曰：『若者蟹舍、若者漁莊，是我釣人居也』」，乾隆年間的臺灣縣人陳輝寫道「夜靜村廬疏兩外，簫吹隔岸半漁家」(註 44)，而嘉慶年間陳廷瑚的〈鯽魚潭〉：「柳堤遠近漁莊隱，無數魚罾掛晚風」(註 45)，嘉慶年間臺灣府學諸生陳登科的〈春日遊鯽魚潭〉：「參差數茅屋，隱約依林泉」(註 46)，也都描述潭邊人家聚集的情形，以及漁業興盛的事實。道光 7 年(1827)所記的〈重修龍潭橋碑記〉則提到：「郡東龍潭，曩為漁邨蟹舍，煙蓑釣艇，往來其間」(註 47)，此文亦記載往日勝景。

(六)、功能

鯽魚潭的功能則有灌溉、魚產、旅遊、調節水量等，《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寫著「溉田甚多」、「潭魚極肥，鄭氏取以供膳」、「有鯽潭霽月之景」(註 48)，《永康鄉志》則提到「為新港溪 即今鹽水溪調節水量的湖泊 潭水四時不竭」(註 49)。中國自宋代即有「某一地區特意挑選出來的八處勝景的總稱。」的文化儀式，而清康熙 35 年(1696)修訂的《臺灣府志》就出現了臺灣地區第一組「臺灣八景」，根據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提及「八景的選拔，可以突出一地旅遊資源的重點，直接幫助遊客以較短的時間欣賞一地風景的精華所在。」(註 50)而鯽魚潭之列名八景已詳前文。康熙 34 年(1695)來台的林慶旺有三首遊鯽魚潭之詩，題名為〈東湖即景〉，詩句中有「東流嫵媚好逍遙，春樹斜橫佳致饒。」、「一葦舟行遊興闌，錦鱗磅礴共垂竿。」、「色映蒼松圍鶴蓋」(註 51)等，描寫當時名潭盛遊的情景。

(七)、景點與文人活動

鯽魚潭附近的景點則有「聚星亭」。乾隆6年(1741)在臺的僧喝能則有「聚星亭落群峰碧」(註52)的詩句,乾隆6年(1741)來臺之巡台御史張湄有「群峰飛落聚星園」(註53),乾隆25年(1760)的《續修臺灣府志》記載「李氏園近鯽魚潭,主人築小亭曰「聚星」,綠疇四繞,青嶂當窗。臺地官僚省耕,皆憩於此。」而《永康鄉志》提到:「李氏聚星亭,在永康里甲內社,今網寮村二王。雍正七年李禎鎬建,園近鯽魚潭,中有小亭。知府倪象愷以其父文奇、叔文旦、文登,俱壽九十餘,贈匾曰:『聚星』。道光以後園漸廢,今已無遺蹟可尋。」(註54)由方志記載可知聚星園名稱由來及乾隆年間其在仕紳階層中的功能與地位,由流傳下的古典詩歌,可知題詩吟詠為當時文人聚會的休閒活動。

而文人遊潭又會從事什麼活動呢?大概是駕舟遊湖、散步、釣魚、寫詩等,如康熙34年(1695)來台的林慶旺寫道「一葦舟行遊興闌,錦鱗磅礴共垂竿。」、「野夫亦解幽清致,攜手槃姍泛扁舟」(註55)等,乾隆年間的陳廷璧〈鯽魚潭〉:「臺陽好景真成畫,幾度騷人取次探」,提出詩人喜愛勝景,為之賦詩的傳統。乾隆嘉慶年間章甫的〈遊鯽魚潭記〉「漁翁告予以薄暮,將有事於釣月。離岸登舫,隨流上下;水月天光,一色萬頃。呼夜杯,發棹歌。」「小奚肩琴棋詩酒為臨流觴詠具。」,章氏另一作〈鯽潭月夜泛舟〉:「十里寒潭淨碧流,歌聲風送月明舟」(註56),乾隆6年到8年(1741~1743)在臺的僧喝能提及「釣月船迴一棹寒 籟寂波光拖玉練,更闌斗轉盪珠盤」(註57)等。由這些詩文的描述,可以具體想見當時詩人於旅遊時,所進行的娛樂活動。

(八)、山勢

范咸的《重修臺灣府志》乾隆12年(1747)刊本中關於臺灣縣的繪圖,鯽魚潭位於府治的東北方,大約在出小東門往東方向,潭的東方則繪有群山伺列,乾隆28年(1763)的朱仕玠「連峰互東迴,環照曉嶺色」(註58)來形容東方的高山,由流傳下來的乾隆年間的古圖與詩推知鯽魚潭的東方是地勢較高的地理環境,山勢往東方綿延發展,所以當初鯽魚潭目光所及的山脈是很高峻的。乾隆嘉慶年間的章甫〈鯽潭月夜泛舟〉:「雲山倒挂千層畫,天水交融一色秋」(註59),亦可推知潭附近有山。

嘉慶年間的《清一統志臺灣府/山川》提及:「豬母耳山:在臺灣縣東南五十八里。通志:下有鯽魚潭」(註60),如果跟《重修臺灣府志》所附的古圖相參照,則《清一統志》所附《通志》的說法「下有鯽魚潭」,則有可能是誤將咬狗溪認為鯽魚潭。《永康鄉志》提到鯽魚潭附近地勢平坦,但據詩文的說法,在康熙至嘉慶年間應該是遠眺時會看到高山。

參、鯽魚潭相關詩歌析論

本篇論文研究的文本範圍為以鯽魚潭為主題的清代臺灣古典詩歌,考諸相關方志、

採訪冊與詩集文冊，我們總共收集到 19 位作者以及 22 首相關詩歌。這些詩篇創作的年代，大約從康熙朝一直至嘉慶年間，道光 7 年(1827)猶傳下一篇〈重修龍潭橋碑記〉，文章提到「雖早乾之時，褰裳可涉，若雨水滂泥，非橋莫濟。」(註 61)，與乾隆 60 年(1795)留下的〈龍潭橋誌〉所言之「郡城之東十餘里有潭焉，廣二百餘丈，長倍之，水逶迤自東南來，渟泓浩淼，實臺地一巨觀也。」(註 62)，規模相差已遠，故鯽潭已非旅遊勝地可知，由此可知為何嘉慶後即無詩人遊賞之作。

本文審定詩歌文本亦有疑義，錢琦與立柱名下各有一首標題〈臺陽八景〉的詩作，更重要是內文一模一樣，葉泮英與李霽標題為〈龍潭夜月〉的詩作亦有相同的情形，而諸如王德元、方達聖、陳登科等僅知其為臺地人士，但生平不詳，而陳廷瑚只知其生存年代，為本地詩人或內地人士則無法確定，這都是在解讀上遇到的困擾。

本文的範圍既然是以鯽魚潭為主題的詩歌，作為著名旅遊景點，當以寫景詩為大宗，但詩人面對現實客觀景色，會擇取該景點中的某一點或面來作描寫，而形成詩人與客觀現實之間互動所生的結果，但由於詩人創作的態度與表現的重點的不同，所以有所偏向。我們根據表現的重點不同，歸類出第一類「純客觀寫景者」：詩作重點在客觀實際事物的鋪敘，作者企圖以詩歌語言去呈現事物的客觀性、真實性，追求體物現形，巧構形似為主，是客觀的呈現。第二類「景中寓情者」：詩作是以詩人主觀情感態度為主，客觀景物為輔，藉描寫景點的某個情態來與自己的主觀情緒相呼應，或觸景入情、寓情於景，乃至主客合一，事物皆染上詩人情感之色彩。部份作品偏重紀行，以記敘出遊過程為主。

第三類為「藉寫景表達經世思想者」，江寶釵博士提及「臺灣詩人寫作詩篇的方式，或者將之視作風土志來描寫，謂純係為採風而作的詠風物、土俗，以詩歌語言去呈現實有的認知的真理，…有時將風土視為美學的客體，涵攝了遊賞的性質。」(註 63)，這裏提到的風土，指的是「物產、河海、山岳、天災」，而在書寫的表現上加入遊賞的性質，最明顯的例子是，傳統詩學中的山水意象，主要是為擺脫仕宦的困頓與單調，而追求自由、逍遙與回歸自然(註 64)，但這類的詩主題雖為遊鯽魚潭，但創作的態度卻是呈現者所觀察認知的客觀真理與事實，但更重要是作品創作的目的在於，以經世濟民為前提，企圖改善現有世界。

上述的三類，是我們針對文本的分析，下文將一一參照詩歌原文說明。

(一)、純客觀寫景者

第一類的詩歌有林慶旺之〈東湖即景〉(註 65)，原詩如下：

東流嫵媚好逍遙，春樹斜橫佳致饒。十里潭光天際映，四時野色水中描。竹枝蔓衍拖青帶，霓影紛披漾采橋。萬戶燈紅居似織，灣波岸上看鶯嬌。

林慶旺，生卒年不詳，根據高拱乾《臺灣府志》，林氏是福建晉江人，清康熙時期的副榜貢生，康熙 34 年(1695)出任臺灣府學教授，來臺時間不到一年。(註 66)臺灣府

學教授的職責為教導學員，修品立學，攻讀經書，每月還要對學員進行詩文評量，並進行獎賞鼓勵，工作接近現今的督學。臺灣在康熙、雍正年間，還未出現進士，舉人也很少數，顯見本土科舉社群的產生還待經營，因此清治初期的詩人群大都為來臺宦遊的循吏，本土詩歌創作人才的養成還待官方組織與科舉的推動。

這些宦遊來臺的官員，大部份停留的時間都不長，像林慶旺甚至不滿一年，與大陸隔著一兇險的臺灣海峽，路途遙遠險惡，調任之地又是還待開發經營的邊疆，恐怕很少將臺灣當作終老安樂鄉，大都是抱著過客短暫停留的心態，這樣的心情業會反映在詩文中。(註 67)

高拱乾《臺灣府志》篇的記錄，林慶旺曾自註：「臺灣東郊有鯽仔潭，今改名東湖，文學吟詠頗多」，創作者有意無意間要介紹詩歌的主角，解釋其在現實中的具體地點與特色，使文學創作表現出實際上導覽的價值與作用，反映出清代詩歌受考據學風的影響。本詩以寫景為主，第一、二句為總括的介紹，三至六句則描寫鯽潭的景色，潭面映照出晴朗的天空，四季景色皆宜，竹子生長蓬勃小枝蔓延成青綠色的條狀，鯽魚潭橋下蕩漾著美麗的虹影。七、八句則寫岸上聚落，潭邊住戶紛繁交錯的聚居，水上棲息著美麗的水鳥。全詩寫景，影象瑰麗。大陸人士初至臺灣這新天地，為這不同的景色所吸引，刺激著詩人的創作力，因此臺灣古典詩歌以寫景/山水詩為大宗。(註 68)

再者如林慶旺〈東湖即景〉另一首詩，原詩如下

一葦舟行遊興闌，錦鱗磅礴共垂竿。萍依澤畔岸連袂，星覆津頭磯戴冠。敝牖雲斜梳曲鬢，煙波日落鏡懸盤。東湖今作西湖賞，也許騷人極目看。

本詩一、二句寫詩人的位置，原本是駕著一艘小舟盪漾潭水之上但卻遊興消沉，看水中遊魚甚多決定不妨與朋友一起釣魚取興。三至六句則為寫景，詩人帶領讀者環視潭景，浮萍為數眾多，生長在潭水邊，彷彿水岸延伸到水中，渡頭上空有繁星閃爍，彷彿岩岸戴上美麗的皇冠。白雲如同女子弧度優美的鬢髮，太陽下山煙霧蒼茫的水面上有如明鏡上的一個玉盤。第七、八句由眼前景聯想到西湖，鯽魚潭並非西湖，但景致如此出色，使得詩人也陶醉其中了。

林氏末二句的表現，造成閱讀者思想的跳躍，從此刻臺地東湖，聯想至內地的西湖，詩的層次內涵可以更豐富。中國詩學中有「現成意象」，由前人所創作，感染與表現力強烈，繼而被不同時期的創作者所襲用。」(註 69)

林氏的〈東湖即景〉第三首詩亦以寫景為主，原詩如下：

翹首湖天侈勝遊，東郊花柳正嬌柔。三時應許煙霞接，一水還教雨露收。色映蒼松圍鶴蓋，影墜明月浴珠毬。野夫亦解幽清致，攜手槃姍泛扁舟。

以鯽潭為主的寫景詩，作者其背景出身，不論為大陸人士或臺地詩人，或職業為何

（大部份有官職，或者為學府的學生，或者有意於仕途），皆具備詩歌創作能力，能夠或習慣用寫詩來記錄或抒發個人經驗與感受。而作品創作的緣起，大都為慕名前來遊覽，為山川美景所感發，或者為應酬唱和，進而寫下詩篇，因此之故，部分作品開端皆點明創作的緣由為出遊，中間大都鋪陳描繪如畫景色，一轉而為歸結自身情感處境，結尾於哲理性的體悟。林氏遠赴海外異域，擔任「臺灣府學教授」低階的官職，多少有身世之感的觸發，因此這類詩歌漸發展出有一定模式的結構。李豐楙《山水詩傳統與中國詩學》提及「六朝山水詩由於尚滯留於由哲學玄言轉化於自然山水的狀態，所以其痕跡保留在『記遊—寫景—興情—悟理』的模式中。」兩相參照，由此可觀察出臺灣古典文學明顯傳承中國傳統詩學的現象。（註 70）

再如錢琦〈臺陽八景詩·鯽潭霽月〉（註 71），原詩如下：

鹿耳連帆蕩碧空，鯽身集網水融融。鯽潭霽月風清麗，雁塞煙霏氣鬱蔥。赤嵌高凌夕照紫，金雞遙映曉霞紅。香洋春耨觀成後，旗尾秋蒐入望雄。

錢琦，浙江仁和人。乾隆 16 年（1751）任巡臺御史。錢氏任巡臺御使時頗有政績（註 72），《彰化縣志》所收袁枚〈心中聖人歌，寄錢璵沙方伯〉（註 73），文中頌揚其文才與巡臺之政績，特別提到一件驚動朝廷的番民殺人案，乾隆 16 年（1751）有彰化生番殺人，琦據實奏聞，總督坦護門下武員，奏章內容與錢不同。朝廷下旨要求錢琦覆奏。有人勸他改變內容，以順應總督，錢氏斬丁截鐵地拒絕，以為這樣是以人命為兒戲也，後來真相終於大白。由這事件來看，錢琦並非為了官位前途而犧牲原則之人，而且也看出這位地方官對轄區百姓的關心與愛護。

但方志上記錄原文一模一樣的詩作，作者卻題為另一位乾隆 17 年（1752）來臺之巡臺御史立柱。（註 74）

立柱於乾隆 17 年（1752）在臺任官期間交部議處，但此後巡臺御使這個職位與臺灣的關係更為疏離，原本一年一任，改為三年巡視一次，不必停留在臺灣。

這首〈臺陽八景〉七言律詩，以每一句寫一勝景，然不確定是作者親身體驗，或者是按照傳聞所想像的作品。

關於八景詩，謝崇耀曾言「以各地景色為主題，集錦而成的詩篇，幾乎成為有清一代臺灣詩壇的主流，無論宦遊人士、臺籍本地人士無不喜作此種寫景詩，然而缺乏思想內容、無法關照社會各階層、題材狹隘，則是其易生之流弊。」（註 75）這首八景詩以八個景點最著稱的特色為表現的重點，展現作者考據博聞的能力，以及精鍊文字寫景傳神的技巧，其陋弊也許如謝崇耀所言「缺乏思想內容、無法關照社會各階層、題材狹隘」，不過這類客觀呈現的寫景詩，從另一層面來看「一方面是鍛鍊筆力，一方面也可顯示自己對各種詩體及詩人風格的掌握能力。更重要的，是表達自己參與了詩的傳統與歷史。」（註 76）詩人寄託生命的世界，除了現實人生，另有一個文字建構的世界，自有其傳統與權威，從另一層面看，此方為客觀呈現的寫景詩所致力追求的目標，實不必以此苛責。

其他如陳輝〈鯽潭霽月〉(註 77)，原詩如下：

一潭澄徹月流華，激灩浮光四望賒。冰鏡濯磨塵不滓，玉英漂洗色無瑕。清涵藻荇披幽澗，冷照魚龍戲淺沙。夜靜村廬疏雨外，簫吹隔岸半漁家

陳輝，生卒年不詳，字旭初，號明之，臺灣縣(今臺南)人，乾隆 3 年(1738)舉人。擅長寫詩作文。巡道劉良璧續修《臺灣府志》時曾聘為分輯，又應臺灣知縣魯鼎梅之邀，與廩生方達聖，生員盧九圍參與《續修臺灣府志》之纂修。連橫《台灣詩乘》、《臺灣詩薈》收其詩三十七首，稱其：「顧時際昇平，詩主敦厚。展卷低吟，尤勝於我輩之悲歌慷慨也。」，內容大都寫閒居遊覽的生活。(註 78)

陳氏〈鯽潭霽月〉重點為月下鯽潭，集各種美麗的辭彙來描繪恍若仙境的美景，月色、水面波光、水中月影、水中美麗的動植物，末兩句以岸邊的村居漁家作結，由靜態而為動態，寧靜夜雨中的簫聲顯得份外清晰，並寫出詩人所在位置。全詩彷彿隨著作者視線對鯽潭美景進行巡視瀏覽，風格閒靜。

另如方達聖〈鯽潭霽月〉(註 79)，原詩如下：

霽月浮光照，龍潭夜氣清。珠華涵止水，璧影濯流英。野闊群峰隱，波恬兩岸平。漁燈紅照處，短笛弄新聲。

王德元〈鯽潭霽月〉(註 80)，原詩如下：

雲腳初收月正懸，寒潭一碧浸長天。珠光蕩漾清波裏，穩住驪龍此夜眠。

方達聖，臺灣縣人，乾隆年間生員，乾隆 5 年(1740)曾與邑舉人陳邦傑等呈請巡道修方志，乾隆 20 年(1755)歲貢。王德元，乾隆年間人士。臺灣府歲貢。生平不詳。(註 81)

方氏在一至六句中，描繪鯽潭的明月、水景、周遭的山勢，末了歸結於岸上人家與笛聲，由此經營出一幅悠遠的寫景圖畫。王氏則以明月、潭水與傳說為發揮重點，表現穩泰舒妥，恬靜綺清。

其他如李霧與葉泮英同樣標題為〈龍潭夜月〉的詩(註 82)，原詩如下

月皎寒潭清，夜深秋露白。驪龍自在眠，雲影蕩天碧。

李霧，字梅賓，臺灣縣(又作鳳山縣)人。清康熙 54 年(1715)例貢。(註 83)葉泮英，臺灣縣人，乾隆間臺灣府學附生，生平不詳。(註 84)這首詩寫鯽魚潭秋天深夜裏淒清冷寂的景象，夜深露重，一輪明月高掛天空，水面映照出天空飄過的雲朵，四周一片寂靜，

想像棲息在潭水深處的神龍，也正酣然入眠。如果是以萬物皆染上我色彩的創作詩人，此時應傳達出有意識的主觀的情緒，但本詩卻沒有這樣處理，一直到末了，作者與詩歌的景物，還保持著客觀理性的距離，而這也是第一類作品在表現上最大的特色。

（二）、景中寓情者

詩人以主觀的角度來書寫現實客觀的山川風景事物，使客觀的事物都染上作者主觀的情感，所謂寓情於景。試觀謝家樹〈鯽潭霽月〉（註 85）

潭中天倒挂，況值月新浮。淨色千尋練，澄痕一片秋。心空人自朗，影落鳥生愁。
恍惚昆明意，天然現女牛。

謝家樹，字維城，號蘭邨，福建歸化人。乾隆 4 年（1739）進士，乾隆 17 年（1752）由建寧教授調任臺灣府儒學教授，後以父憂去。乾隆 26 年（1761）6 月再由福州教授復任，翌年兼攝臺灣府儒學訓導。（註 86）

詩人與眼前實存的景象、事物相遇時，便會主觀擇取其中的某一點或面來作描寫，以積極創造出表現詩人主觀情感與思想的境界，例如「潭中天倒挂，況值月新浮。淨色千尋練，澄痕一片秋。」，明淨晴朗的秋季、潭面的碧空新月以及潔白的絹布，都會使人澄清思慮、一洗煩憂，再承接「心空人自朗，影落鳥生愁」，作者主觀的情緒，就具有合理性，易為讀者接受。

另如謝金鑾〈鯽魚潭有作〉（註 87），原詩如下：

層城曉出度巖烏，喜見潭光照眼青。煙樹人家湖上店，沙洲官澳渡邊亭。山從烏頂分東郡，水到鯽身達北溟。但說鯽魚鱗甲薄，一天風雨是龍靈。

謝金鑾，字巨廷，又字退谷，福建侯官人。嘉慶 9 年（1804）改調嘉義教諭至嘉慶 14 年（1809）左右在臺。（註 88）謝氏的經歷與一般宦遊臺灣之文人不同，既有史才與史作，復有武功謀略，在性向才能方面是多面性的。嘉慶 12 年（1807），與鄭兼才合纂《臺灣縣志》，故廖一瑾稱其「本史家之筆賦詩」（註 89），當時蔡牽作亂，謝金鑾為嘉義知縣部署防禦之法，著《蛤仔難紀略》六篇，上陳朝廷，於是設噶瑪蘭廳，推動地方發展。

謝氏〈鯽魚潭有作〉則可看其為人格局，首二句「層城曉出度巖烏，喜見潭光照眼青」，言其清晨時離開戒備森嚴的府城，來到鯽魚潭邊只見一片水色佳景，令人心曠神怡。所謂「層城」為重城、高城之意，而「巖烏」則為森嚴的門戶，著眼點與關注的重點與其它詩人不同，顯現出作者本身的背景經歷。「煙樹人家湖上店，沙洲官澳渡邊亭。山從烏頂分東郡，水到鯽身達北溟。」，則從景點四面的山形地勢鋪陳，水面、沙洲、環山、支流，屬大開大闢的寫法，詩人的筆勢壯盛，末了「但說鯽魚鱗甲薄，一天風雨是龍靈。」，則以鯽潭事物作比，發出壯語豪情，鯽魚雖小，只要風雨機緣相助，也有

飛騰九霄呼風喚雨的一天。謝氏雖為文職教諭，但觀其定策防亂，陳書建設利害，可見其志向不小，想必有不得施展之憾恨，故此處以鯽魚自比，應屬可能。

其他如章甫的作品。

章甫，字文明，號半崧，臺灣縣(今臺灣省臺南市)人。乾隆51年(1786)，嘉慶4年(1799)歲貢，曾經三次渡海赴試，都沒有考中，於是就在自己故鄉教書，喜歡獎勵提攜後輩，著有《半崧集》。(註90)《臺灣詩史》稱其詩「最多攬勝....長於寫景，其詩音韻鏗鏘，意境悠揚，不但琅琅可誦，亦復引人遐思。」(註91)，著名作品有〈臺郡八景〉與〈臺邑八景〉，關於鯽魚潭的詩有兩首，〈鯽潭月夜泛舟〉與〈鯽潭霽月〉。

鯽潭月夜泛舟(註92)

十里寒潭淨碧流，歌聲風送月明舟。雲山倒挂千層畫，天水交融一色秋。宿鷺連拳圍玉鏡，躍魚噴沫碎金毬。江亭上下隨波去，人在冰輪轉處遊。

月夜下的鯽魚潭顯得淒清美麗，遠處隨風傳來舟子的歌聲。潭面映照著雲與山，天空與水面相交接構成了一片美麗如畫的秋天景色。夜深人靜棲息在潭邊的水鳥都蜷曲身子睡著了，平靜的水面偶而有魚兒躍出，漾起陣陣的漣漪。水面上映照著明月，遊人乘著小舟隨波蕩漾，彷彿作客仙境月宮。

鯽潭霽月(註93)

月印寒潭掃卻雲，水光月色兩無分。漁舟夜唱天心處，風送歌聲鏡裡聞。

雲霧散去明月映照在寒涼的水潭上，水面上的影象如此清晰，彷彿天上水中各有一個明月。在寂靜的夜色中漁人的歌聲彷彿可以隨風傳到天上，讓月宮中的仙人都可以聆賞到。

章氏一生雖屢試不中，但似乎不以仕途不如意耿耿於懷，在家鄉教書課子，對地方教育用心經營(註94)，以教育英才為樂事，當時人以高士稱許，而乾隆末期與嘉慶初期，臺灣縣地區在政治軍事上是比較太平無事的時期，在個人心性與環境的條件配合下，其作品也表現出悠閒達觀的風格。

《續修臺灣縣志》另收署名「邑諸生林奎章」的詩作，題名為〈重遊鯽魚潭〉(註95)，詩開頭即表明此詩是相隔十一年重遊舊地之作，只覺山光水色與從前彷彿，如畫般的水鄉風景，使人身心舒暢輕鬆，因為水勢平穩，甚至可以在桴舟上熟睡。全詩重在紀行，既不抒懷，也無議論，平淺流暢，情感悠閒。原詩如下：

十一年前此地經，今朝認取古沙汀。水光不改當時綠，山色猶留舊日青。一幅畫圖魚蟹舍，數家溪澗薜蘿亭。乘桴熟睡波心穩，泊岸無須扣竹扃。

《臺灣詩史》提及「綜觀嘉慶年間之詩，……間有敘述平定戰亂者。由於此一時期地方上偶或不靖，然時局堪稱太平。賦詩成為文人茶飯之餘一種雅興與消遣，詩中感情較為悠閒，其中佳作，讀之亦足以令人心曠神怡。」（註 96）廖氏之語，或可為此時期詩作風格的解析，但章甫、陳登科、林奎章皆為臺地詩人，當然就少了懷鄉羈旅不遇失志的情思，三者的功名不顯，也比較缺乏憂時憂民的責任與處境，詩作被迫而為消遣，既無外在困厄與危險，訴諸於文學的，當然是比較悠閒閒適的內容。再者陳登科〈春日遊鯽魚潭〉（註 97），原詩如下：

潭影湛明月，幽林芳徑穿。參差數茅屋，隱約依林泉。狺狺眾犬吠，悞在桃源間。我來問耕夫，三五話桑榆。為予指東道，溪邊一草廬。竹籬半遮掩，門外雜菜蔬。客到坐談久，烹茗款款留。矧復耽麴蘖，邀共飲丹邱。田家風味真，雞黍供綢繆。微醉憩林下，身世慚閒鷗。往來鎮自得，宿食奚所求。江湖信為樂，儘欲放輕舟。斜陽懸古道，棲鳥爭林投。相辭出門去，春鶯啼不休。

這位陳先生生平不詳，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曾收詩一首，題名為〈嵐翠亭閒詠〉，（註 98）並稱其為「郡學諸生」。這首古風重點在抒懷，出遊鯽魚潭成為詩作的緣起，進而發展出訪友賞春，表達倘佯在山林自然閒適自在的情懷，但詩末了為作者人生方向與價值觀的掙扎與抉擇，內涵與風格都頗近田園隱逸詩歌。

（三）、藉寫景表達經世思想者

舒輅，姓他塔喇氏，字坤畝，滿洲正白旗人。乾隆 5 年（1740）任巡臺御史，留任一年，7 年（1742）陞任西安糧道。（註 99）原詩如下：

喜雨紀事復張道長（註 100）

夏木森森鳴播穀，村農擁耜待耕作。膏田未澤莫乘時，舉首雲霓心如灼。蠲濟飛章方入告，難堪旱魃重為虐。重膺寵命在封疆，感召未能責豈薄。行禱省躬虔對神，龍潭祝水步初卻。油然倏爾慢長空，殷殷雷聲飛電爍。甘霖日夜續傾盤，四野田疇蒼漠漠。處處簑鋤忙隴畝，新苗秀發歡奚若。幸叨天鑒降鴻庥，協氣和聲通寥廓。海甸清平民業安，與君正好懼枯酌。凜然感應勉忠誠，報國唯期切民瘼。從此及時雨澤綿，一封大有奏天閣。

本詩雖提及「龍潭」，但內容主要以政事為主，首四句表達作者對人民生活的關切，由於耕種需及時，勤勞的農民亦準備開始工作，但天公不作美，居然沒有降雨，這下沒有水可以灌溉，百姓官員都一體同心焦急渴望天降甘霖。五至八句則為作者對自己的自許與自勉，除了政事勤奮，將地方事切實飛告朝廷外，又深切表達出自感責任負荷之重大。九至十六句則描寫作者於鯽魚潭祝禱祈雨後，上天慈悲降下喜雨，家家互互欣喜若

狂，趕忙及時耕重的情形。十七至十八句則為頌揚國威、感戴聖恩，以承歡長官，並再次強調自身忠於職守，勤敏政事，並以此報答朝廷國家。清初宦遊臺地的內地人士大都具文字書寫能力，自然而然將對國事自身的期許，對民情政事的關切，流露傳達於詩中。

其他相同如張湄〈喜雨有作〉（註 101），原詩如下：

龍潭一勺水，散作四郊雨。雷聲殷海天，馮夷助伐鼓。良苗淳然興，生意各栩栩。累月憂心焚，望雲首恒舉。念彼隴上氓，沾塗願作苦。赤日灼秧針，泣視龜圻土。婦子相睚眦，輟畊待官府。官不為請命，曷以稱眾父。飛牒投神宮，藉達天帝所。步禱初歸來，盆翻雨如許。甘澍綠盈疇，積水可浮牯。我將共番黎，歡歌醉其侶。

張湄浙江錢塘人乾隆 6 年(1741)遷巡台御史，兼理提督學政。乾隆 8 年(1743)4 月秩滿，10 月丁憂回籍。（註 102）這首〈喜雨有作〉可以觀作者關心民情、愛護百姓，試圖創造事功作為之心。（註 103）首六句點出龍潭灌溉給水的功能，百姓為生計著眼，不會在乎潭水映月之美景，念茲在茲的是秧苗的成長，而這全需要潭水發揮作用，表現作者的觀點與態度。七至十二句，為天旱時黎民的心情與處境，翹首望雲，低覷龜土，欲哭已無淚，眼看一季的收穫要化為雲煙，最害怕是連生命都要受威脅了。十三至十八句作者意識到身為地方官能做的是撰寫祭文，主導祈雨，求助於冥冥神秘力量。「官不為請命，曷以稱眾父。」，雖是自言，但刻劃出愛民護民的官吏形象。十九至二十四句則回應詩題，既為「喜雨有作」那就是美滿結局，及時雨出現，農作農民得救，而官民能在歡欣鼓舞中同樂。

這首詩歌由於作者站在務實功能的層面去描寫鯽魚潭，兼記錄了乾隆年間當天旱時的民生狀況，以及官府在類似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具記史的作用，而三個段落的主題發展結構流暢清楚，既敘且議，兼寫人心民情，用語淺白通俗，朗朗可誦，內容與形式上能互相發揮，有別於其它鯽魚潭的作品。

其他如朱仕玠〈鯽魚潭〉（註 104），原詩如下：

府東萬丈潭，水族紛窟宅。百泓沸重幽，膽破下臨黑。連峰互東迴，環照嵯峨色。戢戢穿蒼荻，澌澌弄滌滌。氣各挾波濤，隱忍困偃仄。偽鄭饕口腹，銀鱗出潑刺。膾下金絲盤，細聽霜刀騷。自從罷施眾，長時激空碧。勿輕髻鬢微，溟漲迫脅腋。會當雷雨交，騰蹕安可測。

朱仕玠，乾隆 28 年(1763)由德化教諭調任鳳山縣教諭，來台一年。（註 105）

本詩顯有寄託，前十句極力鋪陳鯽魚潭的危險形勢，十一至十四句句文意一轉提及此潭與鄭氏王朝的淵源，其中的魚產，曾為鄭家桌上珍饈，仔細聽，彷彿還聽到這曾權傾全臺的家族，用刀又加餐的聲響。末六句言晴空下的潭水雖一片平靜祥和，但如果掉

以輕心，一旦天候改變，又會成為危險兇惡的水域了。我們將前後文互相對照互釋，以為此詩表面寫潭水，實則意在言外，作者提出警示，臺灣雖已成為清領地，但是要謹慎處理，小心妨範，以免這境外之地，又成為危害國家叛亂動蕩的根源。

肆、結論

本文經由文獻的分析，可推知清治臺灣從康熙至道光年間，屬於福建省臺灣府臺灣縣轄區中有一名潭，共有鯽仔潭、鯽魚潭、東湖、龍潭等不同名稱。這座位於臺南府城東北方大約數里的水潭，早年的水量是很豐沛的，從不枯竭，被喻為「巨澤」，在全盛時期，肩負著地方上灌溉、漁業、旅遊的重要任務，然而因天災(水患、旱災)，以及人為的工事(將乾涸的潭面開闢為耕地)，至道光初年左右，滄海桑田，終至大部份的水潭成為荒埔，以至於現時(民國 96 年左右)，僅留下位於臺南縣永康市內崑山科技大學校區中一池水潭。

鯽魚潭美麗的景致，提高其旅遊上的價值，攬月泛舟，吟詠舞墨，成為當時文人勝遊放憂的選擇，並傳下 19 位文人參與創作、22 首古典詩歌、4 篇古典散文的記錄。

此 22 首古典漢詩，創作背景大都為遊覽留念之作，大約山水的慰藉解憂之功，或者出遊之舉多在政治局勢穩定、清靜無事之時，故絕少懷憂喪志之情，即便詩歌內容中出現「三潭印月」、「杭州西湖」等內地景致，大都為創作技巧的運作，或是利用現成意象，以豐富層次內涵，或抒發身處異地的思鄉情緒，絕少徬徨行路思君情切的放逐之音，而臺籍詩人的作品，比內地詩人多些優閒適意。

寫景、紀行、抒懷、經世為表現的重點，寫景詩分為第一類純客觀寫景者與第二類景中寓情者，景致的描寫與刻劃，為後世留下憑弔與感懷的依據。部分作品開頭敘述創作的緣由，中段描述潭水景色，接下來發展出自身情感處境，結尾於哲理性的體悟，這樣的結構與中國山水詩的傳統相互呼應。另一部份作品中鯽魚潭只是背景陪襯，成為詩作的緣起，作者主要表現閒適自在的情懷，以及人生價值的追尋與抉擇。第三類藉寫景表達經世思想，大都著重對民情政事的關切，及對得遇榮寵的嚮往，間有自誇功績之情。

我們希望能經由本文，探討清代方志與清代詩歌作品對自然實物書寫的不同，以及自然景物在詩人創作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並分析出不同的表現型態，進一步對臺灣古典詩歌有多一點的了解。

註釋

註 1: 參考謝崇耀(2002):《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頁 38。臺北：蘭臺。江寶釵(1999):《臺灣古典詩面面觀》，頁 103。台北：巨流。

註 2: 參見李豐楙(1985):《山水詩傳統與中國詩學》，頁 99。「中國文人對於山林、田園，常是仕宦生活之外、流離異鄉之際，一種蘊含著豐美、溫暖、以及休息身心等感覺的所在，為文學傳統中的一種原型。」

註 3: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1 冊，第 213 頁。臺北：遠流。

註 4: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246 頁。臺北：遠流

- 註 5: 參考劉麗卿(2002):《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頁 13。臺北:文津。
- 註 6: 陳文達(1961):《臺灣縣志》，卷 1〈輿地志〉，頁 3。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103 種。
- 註 7: 劉良璧(196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 4〈疆域志·形勝〉，頁 7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74 種。
- 註 8: 王必昌(1961):《重修臺灣縣志》，卷 1〈疆域志·形勝〉，頁 27。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113 種。
- 註 9: 說詳見江寶釵(1999):《臺灣古典詩面面觀》，頁 130。台北:巨流。
- 註 10: 參考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卷 1〈建置志〉，頁 3。
- 註 11: 高拱乾(2005):《臺灣府志》，卷 3，頁 163。清代臺灣方志彙刊一。
- 註 12: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1 冊，第 213 頁。臺北:遠流。
- 註 13: 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文化志·勝跡》，頁 793。
- 註 14: 陳文達(1961):《臺灣縣志》，卷 1〈輿地志〉，頁 3。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103 種。
- 註 15: 參見《南部碑文集成》，頁 156。臺灣文獻叢刊 218 種。
- 註 16: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329 頁。臺北:遠流。
- 註 17: 王必昌(1961):《重修臺灣縣志》，卷 2〈山水志〉，頁 36。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113 種。
- 註 18: 連橫(1964):《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頁 199。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208 種。
- 註 19: 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文化志》，頁 793。
- 註 20: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209 頁。臺北:遠流。
- 註 21: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1502。臺北:遠流。
- 註 22: 陳淑均(1963):《噶瑪蘭廳志·雜識·紀文》，頁 413。臺灣文獻叢刊 160 種。
- 註 23: 《鳳山縣采訪冊·地輿·深潭》，頁 106。臺灣文獻叢刊 73 種。
- 註 24: 范咸(2005):《重修臺灣府志·封域·山川》，頁 102。臺灣史料集成版。
- 註 25: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398 頁。臺北:遠流。
- 註 26: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246 頁。臺北:遠流。
- 註 27: 章甫:《半崧集簡編》，頁 73。臺灣文獻叢刊 201。
- 註 28: 同註 15。
- 註 29: 連橫(1964):《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頁 199。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208 種。
- 註 30: 高拱乾(1950):《臺灣府志·藝文》，頁 295。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65 種。
- 註 31: 范咸(2005):《重修臺灣府志》，頁 187。臺灣史料集成版。
- 註 32: 陳國瑛編:《臺灣採訪冊》，頁 26。臺灣文獻叢刊 55 種。
- 註 33: 連橫:《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頁 199。臺灣文獻叢刊 208 種。
- 註 34: 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文化志》，頁 793。

- 註 35:高拱乾(1950):《臺灣府志·外志·災祥》，頁。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65 種。
- 註 36: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175 頁。臺北:遠流。
- 註 37: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4 冊，第 212 頁。臺北:遠流。
- 註 38: 同註 15。
- 註 39:《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聚落篇》，卷 3，頁 435。
- 註 40: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產業志》，頁 950。
- 註 41: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建置志》，頁 4。
- 註 42: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4 冊，第 212 頁。臺北:遠流。
- 註 43: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1 冊，第 213 頁。臺北:遠流。
- 註 44: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198 頁。臺北:遠流。
- 註 45: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4 冊，第 211 頁。臺北:遠流。
- 註 46: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4 冊，第 212 頁。臺北:遠流。
- 註 47: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頁 856。
- 註 48:連橫(1964):《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頁 199。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208 種
- 註 49: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文化志》，頁 793。
- 註 50:參看劉麗卿(2002)，《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頁 1、10。台北:文津。
- 註 51: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1 冊，第 213 頁。臺北:遠流。
- 註 52: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178 頁。臺北:遠流。
- 註 53: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150 頁。臺北:遠流。
- 註 54: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文化志》，頁 799。
- 註 55: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1 冊，第 213 頁。臺北:遠流。
- 註 56: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329 頁。臺北:遠流。
- 註 57: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178 頁。臺北:遠流。
- 註 58: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389 頁。臺北:遠流。
- 註 59: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329 頁。臺北:遠流。
- 註 60:《清一統志臺灣府/山川》，頁 7。臺灣文獻叢刊 69 種。
- 註 61: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頁 856。
- 註 62:參見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頁 850。
- 註 63: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1999 年。頁 89。
- 註 64:李豐楙(1985):《山水詩傳統與中國詩學》，頁 100。
- 註 65: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1 冊，第 213 頁。臺北:遠流。
- 註 66: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1 冊，第 213 頁。臺北:遠流。
- 註 67:「派到臺灣的官吏皆為文官，通常來自福建以外五百里，…官吏不願在臺灣居停太久，…官吏在臺兩年後，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就遴選接替者。」參見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1999 年。頁 25。
- 註 68:參見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1999 年。頁 111。

- 註 69: 參見陳慶輝(1994):《中國詩學》。臺北:文史哲。頁 76、78。「在古典詩詞中,由於一代一代的積累,一代一代的創作,現成意象是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可以說,一部古典詩歌就是一座現成意象的寶庫。」
- 註 70: 參見李豐楙(1985):《山水詩傳統與中國詩學》,頁 111。
- 註 71: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321 頁。臺北:遠流。
- 註 72: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319 頁。臺北:遠流。
- 註 73: 原詩見《彰化縣志》(下)卷 12•藝文志•頁 622。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22。2004 年。
- 註 74: 謝崇耀提及「錢綺、立柱各有〈臺陽八景〉之作,而立柱所作為總括八景為一首者,與一般八景詩略異,但水準平平,如流水帳。」，《清代臺灣官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2002 年 3 月出版。頁 169。《續修臺灣府志》藝文篇〈臺陽八景〉詩標題為立柱所作。
- 註 75: 參見謝崇耀著，《清代臺灣官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2002 年 3 月出版。頁 37。
- 註 76: 參見龔鵬程(1998):《清初詩事考徵》，《海峽兩岸清史文學研討會論文集》，16-17 頁。
- 註 77: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198 頁。臺北:遠流。
- 註 78: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186 頁。臺北:遠流。
- 註 79: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104 頁。臺北:遠流。
- 註 80: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107 頁。臺北:遠流。
- 註 81: 參照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104 與 107 頁。臺北:遠流。
- 註 82: 《重修臺灣府志》/卷二十四藝文(五)/詩(二)標題〈龍潭夜月〉為李霽所作。
- 註 83: 參照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1 冊,第 414 頁。臺北:遠流。
- 註 84: 參照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177 頁。臺北:遠流。
- 註 85: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332 頁。臺北:遠流。
- 註 86: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331 頁。臺北:遠流。
- 註 87: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296 頁。臺北:遠流。
- 註 88: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289 頁。臺北:遠流。
- 註 89: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1998 年初版。頁 161。
- 註 90: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304 頁。臺北:遠流。
- 註 91: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1998 年初版。頁 180。
- 註 92: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329 頁。臺北:遠流。
- 註 93: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3 冊,第 386 頁。臺北:遠流。
- 註 94: 重修府學文廟時曾捐銀贊助,其後擔任董事。
- 註 95: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4 冊,第 104 頁。臺北:遠流。
- 註 96: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1998 年初版。頁 189。
- 註 97: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4 冊,第 212 頁。臺北:遠流。
- 註 98: 原詩為「幽亭小築面青巒,滴翠拖藍繞曲欄。魚影動搖波影碎,樹聲錯雜鳥聲歡。」

雙清風月遊神淡，一氣乾坤放眼寬。我欲寄情山水外，敲詩閒倚舊騷壇。」參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4 冊，第 212 頁。臺北:遠流。

註 99: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208 頁。臺北:遠流。

註 100: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209 頁。臺北:遠流。

註 101: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150 頁。臺北:遠流。

註 102: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145 頁。臺北:遠流。

註 103:謝崇耀提及「張湄另有『珊枝集』其性質與『海天玉尺編』相同，都是在收集臺灣學員之詩作者，由此可見張湄對臺灣學政之用心。」，張湄之為人心性，或可參考發明。謝崇耀著，《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2002 年 3 月出版。頁 155。

註 104: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389 頁。臺北:遠流。

註 105: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第 2 冊，第 377 頁。臺北:遠流。

參考資料

王必昌(1961):《重修臺灣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113 種。

王國瓔(1986):《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

石萬壽(1988):《永康鄉志》。

江寶釵(1999):《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2004):《全臺詩》。臺北:遠流。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1999):《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臺北:文津。

洪波浪、吳新榮(1957):《臺南縣志》。

范成(2005):《重修臺灣府志》。臺灣史料集成版。

高拱乾(1950):《臺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65 種。

陳淑均(1963):《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 160 種。

陳文達(1961):《臺灣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103 種。

陳慶輝(1994):《中國詩學》。臺北:文史哲。

連橫(1964):《雅堂文集·臺灣史跡志》，頁 199。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208 種。

許清雲(1997):《近體詩創作理論》。臺北:洪葉文化。

黃永武(1976):《中國詩學》。臺北:巨流。

張夢機(1997):《古典詩的形式結構》。臺北:駱陀。

《鳳山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73 種。

廖一瑾(1998):《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重修臺灣省通志》。臺灣省文獻會。

劉良璧(196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 74 種。

劉麗卿(2002):《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

《彰化縣志》(2004)。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22。

漢寶德(2004):《談美》。台北:聯經。

謝崇耀(2002):《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

- 羅時進(2004):《明清詩文研究新視野》。臺北:文史哲。
 李豐楙(1985):《山水詩傳統與中國詩學》, 羅宗濤等:《中國詩歌研究》, 頁 89-129。
 簡政珍(2003):《放逐文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台北:聯合文學。
 龔鵬程編(1995):《臺灣的社會與文學》。臺北:東大。
 龔顯宗(1999):《臺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
 龔鵬程(1998):《清初詩事考徵》,《海峽兩岸清史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頁 16-17。

附錄 表一

年代(概略)	作者	詩名	備註
康熙 34 年	林慶旺	東湖即景(三首)	七言律詩
康熙 54 年	李霽	龍潭夜月	五言絕句
乾隆年間	陳輝	鯽潭霽月	七言律詩
乾隆年間	僧喝能	鯽潭霽月	七言律詩
乾隆年間	葉泮英	龍潭夜月	五言絕句。此詩全文與李霽之〈龍潭夜月〉相同, 兩首重出
乾隆年間	王德元	鯽潭霽月	七言絕句
乾隆 5 年	舒輅	喜雨紀事復張道長	七言古詩
乾隆 5 年左右	方達聖	鯽潭霽月	五言律詩
乾隆 6 年至 8 年	張湄	聚星園	七言絕句
乾隆 6 年至 8 年	張湄	喜雨有作	五言古詩
乾隆 16 年	錢琦	鯽潭霽月	七言律詩
乾隆 16 年	錢琦	臺陽八景	七言律詩。標題〈臺陽八景〉詩中的一首 錢琦另有一首臺陽八景詩與立柱的臺陽八景詩相同。
乾隆 17 年	謝家樹	鯽潭霽月	五言律詩
乾隆 17 年	立柱	臺陽八景	七言律詩
乾隆 28 年	朱仕玠	鯽魚潭	五言古詩
乾隆至嘉慶年間	章甫	鯽潭月夜泛舟	七言律詩
乾隆至嘉慶年間	章甫	臺邑八景之鯽潭霽月	七言絕句
乾隆至嘉慶年間	陳廷璧	鯽魚潭	七言律詩
嘉慶初年	謝金鑾	鯽魚潭有作	七言律詩
嘉慶年間	陳廷珣	鯽魚潭	七言絕句
嘉慶年間	陳登科	春日遊鯽魚潭	五言古詩
嘉慶年間	林奎章	重遊鯽魚潭	七言律詩

Research on the Crucian Lake and its Classic Poetry in Taiwan (Qing Dynasty)

Yu-Huei Zeng* and Xiao-Yi Chen**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the Kun Shan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the Kun 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the Crucian Lake was one of the eight traditional sceneries in Taiwan County (equal to Province today). From Kanshi to Jiachin (both were the emperor in Qing Dynasty), the literati and poets were lingering on this scenic spot, and left about 22 classic verses. The first part in this essay is to discuss and compare the record of “Crucian Lake” in the *Taiwan Chorography* written in Qing Dynasty with the classic verses taken “Crucian Lake” as its subject, looking forward to describing an appearance of the well-known lake in Qing Dynasty. The second part is taking the 22 verses as the researching text, analyzing their creative im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We expected, through this essay, to find out the describ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orography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verse in terms of Nature and Real Object, as well as the role acted by natural scenery in poets’ creative process, so as to analyze works’ performing form and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lassic poet in Taiwan.

Keywords: Qing Dynasty; Crucian Lake; Taiwan County